

曹萍波

著

市

草

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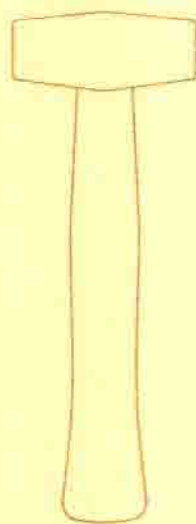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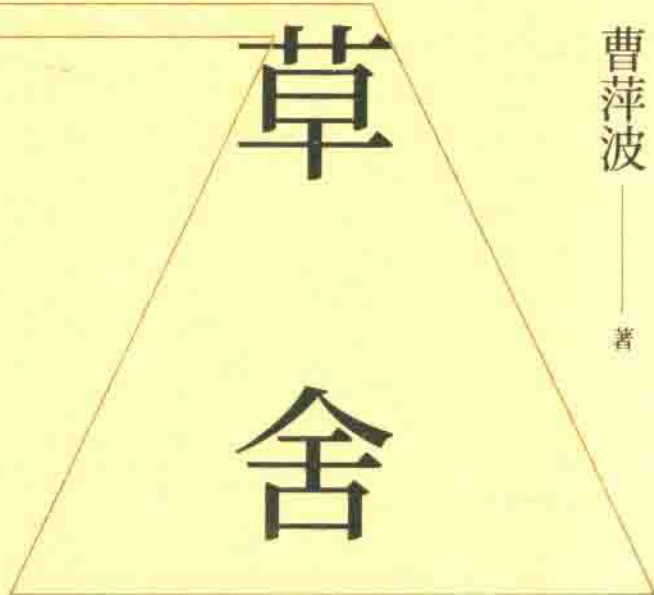
舍

有

无

人

瓦



雅外借

草舍无瓦， 市井有人

曹萍波
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草舍无瓦, 市井有人 / 曹萍波著. — 南京: 江苏
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2
ISBN 978-7-5594-1479-3

I. ①草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02080号

书 名 草舍无瓦, 市井有人

作 者 曹萍波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沈浚颖

策 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

选题出品 麦书房文化

责任编辑 姚 丽

特约策划 麦 坚

特约编辑 诗 杰 朱 雀

内文版式 天 缈

装帧设计 付诗意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223千字

印 张 8.5

版 次 2018年2月第1版,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1479-3

定 价 45.00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-5719485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, 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● ● ● ● ●

001 · 序

005 · Chapter 01 - 一个收藏者的肖像

013 · Chapter 02 - 花匠的日子

025 · Chapter 03 - 泥土的语言

040 · Chapter 04 - 找一件事做一辈子

049 · Chapter 05 - 走向同一

058 · Chapter 06 - 做一个落后于时代的人

067 · Chapter 07 - 为电视而生的人

- 081 · Chapter 08 - 蛇药郎中
- 089 · Chapter 09 - 黄逸湾村的老木匠
- 102 · Chapter 10 - 抄纸匠
- 112 · Chapter 11 - 画家陈小奇
- 128 · Chapter 12 - 破烂王
- 142 · Chapter 13 - 生活多面手
- 154 · Chapter 14 - 镜头里镜头外
- 168 · Chapter 15 - 柿子熟了

- 177 · Chapter 16 - 他过着另一种生活
- 185 · Chapter 17 - 文艺路上的老眼镜
- 197 · Chapter 18 - 肿瘤医院里的那些事
- 214 · Chapter 19 - 半由天定半由人
- 229 · Chapter 20 - 没得样子当得家
- 239 · Chapter 21 - 去丽江开客栈的女人
- 254 · Chapter 22 - 玩咖啡的人

序

以前看过一个故事，有位诗人想拍电影，构想了很多故事，最终一一推翻。突然有一天，他觉得邀请所有能邀请到的朋友，来参加演出和拍摄，是否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？

朋友们接到邀请后，甚是不解，问及此中缘故，他说：“就想拍一些人，‘哗’地一下来了，然后‘哗’地一下就走了。”

我当时看到这个“哗”字，瞬间被砸到。做记者的时候，我也写了那么多故事，拍了那么多人，里边有艺术家、有记者、有和尚、有匠人，甚至还有以收破烂为生的小贩，他们聚集在我的笔下，才短短三年时间，我已记不清他们当中许多人的脸。说到底，他们在我的生活中，也就是“哗”地一下来了，又“哗”地一下走了。

人生的深意大概是这样，中间的过程再曲折，到最后看也是次要的。唯有整个故事的韵味，一些人来了又走而留下的气息，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。我们的生命，就是无数段这样的关系组成。

这本书稿，我2014年就写完了。那时，我还是个刚入行的记者，跟所有刚走出象牙塔的孩子一样，我当年是真正怀抱着新闻梦想，才踏进

了电视这个行业。

在我大学临毕业那会儿，报纸还处在最后的辉煌时期，虽然后面阴错阳差地进了电视台，但站在记录者的角度，我的确更喜欢电视，因为它更真实。语言能够矫饰，但镜头不会撒谎。那时候，每次采访完回到机房，写完稿子剪片子前，我会习惯性地过一遍同期。这样采访对象任何细微的表情，就都在我的眼皮底下了，是失望，是满足，是快乐，是期待，是鄙视，还是敷衍，我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。人性有的时候，是一件颇值得玩味的事。

无奈太多时候，电视是视觉的，要让位于吸睛，所以难以深入。而报纸就不一样了，好的纸媒文字，可以悲悯，可以温柔，可以下笔之时天地苍茫，摹尽人性之弱之懦之灰，这份力透纸背，堪比山河破碎。由此，我对于同学里面做深度报道的，一度羡慕得不得了。

和所有的成长一样，做了三年记者，我终于有点厌倦，决定换行。今年7月到了节目线上，综艺是我此前丝毫不熟悉的领域，正如现在每天朝夕相对的同事，也是此前毫无交集的人。那么，如同经历了许多的灯火楼台，长亭短亭，人生中本没有什么重大的惊澜转折，无非就是离开与相遇，一些人走了，一些人又来了。

或许这几年，经历了《万物赠我浓情蜜意》，经历了在《三联生活周刊》一年多时间的专栏历练，到现在，再回过头看这一本采访札记，觉得有些笔触已经挺幼稚了。但鲁迅说过“不悔少作”，所以里面的只言片语，我不想改动分毫。至少，当年的我，笔底全是真诚。也感恩出版方，寄望颇高，才让这本集子有遇见你们的机缘，但愿各位加持，不至于让他们亏本。

如同最前面说的那个“哗”字，当你们看到这本书的时候，《走向同一》里的主人公舅姥爷已经离世一年多了。他这一生大起大落，但始

终多情，按理也是市井传奇，走的时候却悄然利落。可见，人最终也逃不掉，“哗”地一下，就走了。

一本书，就是一段人生。幸运的是，我的这一段人生里，还有无数同行的人。他们的人生，或许过去、现在甚至将来，都不会与我有太多交集，无非是些别人的事，如镜花似水月。但镜花非花还是镜，水月非月终是水。

有的时候，我们总是想着，要刻画出世间高妙绝佳的事与物，但最终逃不过的，是花前月下的促膝长谈，是房前屋后的人情世故。

曹萍波

2017.11.15

Chapter 01 ◇ 一个收藏者的肖像

有时候，他会想起那些自己在工地上夜以继日的年头，日子过得真是寡淡，就像茶室里那只钧窑茶碗，淡青底子上一点点紫晕，差点要消失于无形。

一

谢念国说，你们把字签了吧。

钱氏四兄弟还在犹豫，他们即将签字卖掉的这栋房子，是先祖钱良瑞在晚清时修建的。虽然钱良瑞在苏州、杭州等地都有房产，但是在东阳，就只有这一处宅子。流传到他们四兄弟手上，早已经荒废了，但是真要卖掉，还是卖到湖南，他们依然有所犹豫。

可望着那一百五十万现金，他们又动心了。虽然惋惜祖宗遗产，也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不孝，更不清楚对方买了有多大用处，但涌到喉咙的反悔到底没能说出来。彼此都叹了口气，轮流着签好字，站起身走出了门。

二

接下来的四年，谢念国只做一件事，就是盖房子。

从浙江东阳完整搬迁回来的这座庭院，占地二十多亩，是一座江浙风情浓郁的私家园林。因为是整体搬迁，所以沿用了园林大门上既有的苍劲的“墨庄”二字，取名“古墨庄”。

泥瓦匠们白天干活，谢念国就站在旁边看着。晚上等大伙儿都回家了，他就这里拍拍，那里摸摸，好像每天都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庭院。

图纸在他的脑海里，泥瓦匠们复原时偶尔出现错误，他总能及时看出来。有的地方他还会有自己的创意，比如把收集来的一些木雕窗棂安装到墙面里去。

就这样坚持了四年。

每天待在工地上，跟泥瓦匠们一起拾掇着这栋园林，到了晚上，工人们回家去了，谢念国就在工地上搭个帐篷睡。很多个夜晚，他一个人睡在这栋几百年的房屋里，感觉自己像睡在重重叠叠复印的老照片里，无论有没有月光，工地上都有种古墓般的凄凉。他盯着那些青黑的房梁看，感觉它们有自己的另一个怪异的世界，在阴阳交界的边缘。

早在四十多年前，刚走进社会的谢念国在一所中学教体育，这段经历锻炼了他过人的身体素质。所以四年里，他几乎每天都有精力跟着匠人们干活。好在也没有出过大的差池，他相信这是因为每一块砖头都有灵气，不管搬迁到多远的地方，一旦落了地，上面立马就能长出绿油油的青苔，即使是零落地散布在异乡的土地上。

三

古墨庄是在2013年以“博物馆”的名义开门迎客的。

尽管当时藏品还没有现在这么丰富，但还是有太多的人想进来参观。

他至今都记得那天的场面，领导们来了，专家们来了，艺术家们来

了，记者们也来了，把这座二十多亩的园林吵得闹腾腾的。

“这种款式的屏风我家有，当时一千块钱买的……”

“这种红木椅子我也有一套，不过我是四几四椅，他这里是四几八椅，你看看这包浆，透亮均匀……”

“我们收了一辈子也收不了这么多啊。”

他听到大家又是兴奋又是感叹又是生气，总会很谦虚地朝他们笑，尽管那些话，其实很能给他带来成就感。

人们称古墨庄是“湖南园林的孤品”“湖南最好的私家博物馆”。他的朋友周徐州说，这是他在湖南境内见过的最美的私家园林。谢念国高兴极了，他热情地请朋友们来古墨庄吃饭，一遍又一遍地接受着大家的赞赏和羡慕。

当然，也有记者问他，耗费如此巨大的财力物力，搬迁一座私家园林，再把它变成博物馆，是不是做高速公路绿化带工程赚够了钱，开始炫耀自己的财富。

能说什么呢？

他觉得自己这些年省吃俭用，至今开着九万块的国产车，但只要是为了木器，他就可以日思夜虑，四海为家。

而人这辈子，就不允许有点自己的爱好么？

古墨庄里树木多，多是名贵树种，遮天蔽日，这使得后园栽的那几树白玉兰显得极不协调。白玉兰开着极大的花，那种海碗口大的白花，抛在天光里，容易被遗忘。

四

有关生活的艺术，一个人总是不能完全领略。

谢念国也从来不觉得他需要完全去领略。生活里，他最大的爱好就

是古董，为这点爱好，也放弃了很多东西，但他觉得值。

有次，他看一本书上说，中国很多人玩收藏玩的是“老鼠文化”，有点什么宝贝总是偷偷摸摸、神神秘秘的，他觉得真是这样。所以他不愿意把藏品都堆在库房里，那样像地主；也不愿意做得像真正的博物馆，罩上玻璃打上灯，那样有距离感。

“木器本来就是美学的艺术，让大家都能看看摸摸，传承下去有什么不好？”他就是要把自己的藏品用最直观的方式展现给大家，让大家看得到，摸得到。他相信人们只有摸得到这些东西，才能跟它们对上话，对上了话，才能唤醒它们尘封已久的第二次生命，才有意义。

四年里，古墨庄是热闹的，谢念国的生活却是安宁的。

尽管搬迁古墨庄的初衷与钱无关，但是缺了钱就搬不成古墨庄，为了这座园林，四年里他耽误了很多生意。没人理解他，他也不需要别人理解。他总是说，人活着最难得的，就是知道什么时候应当停下来。

他的太太经常会跟着他到古墨庄来看看。她是个非常好看的中年女人，高挑瘦削，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，罩衫下微微露出米白底的绸布旗袍，上面画着大片的棕榈树叶，让人想到红棕色的热带。雨纷纷地落入初夏的池塘，水上结了一层绿膜，漂着浮萍、断梗和紫的白的丁香，她便属于那种仿佛应该填入江南小令里的女人。他的儿子被他送到了新加坡留学，前两年才回来，他暂时也不准备让儿子打理古墨庄，“年轻人，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，路还长着呢。”

五

这个时代，人们总热衷于用价钱来衡量一切事物，所以也热衷于给古墨庄估价。有说值两千万，有说值五千万，有说值七千万……不过，谢念国对这些都没有什么兴致。这座园子堆砌的都是他的心血和记忆，

他从未想过把古墨庄卖给谁，也没想过有谁会买，所以价格没有意义。

只有跟人聊起自己的收藏经历时，他才会兴致勃勃。

“晚上是一个人最容易走投无路的时候。好几次，有几个朋友大晚上给我打电话，大晚上的，因为急缺钱，实在没办法了就给我打电话，让我拿现金去买了他们手里的某件藏品。”

人在夜晚的时候最容易无路可走，这已成了谢念国的经验之谈。前些年，嫌去银行取钱麻烦，他经常在家里备好大量现金，一旦有朋友走投无路想拿藏品换钱，他都来者不拒，即唤即到。大概也是因为他的慷慨，过去，只要有朋友发现了好木器，都会打电话通知他去买。有时候他都不用到现场，木器就会一件一件打包好给他送过来。

还有很多人，只要给他发信息，说是江西抑或是安徽的某处山村，有一件或数件难得一见的木器，他都会放下手中的一切，立马日夜兼程地赶过去。

他几乎是执拗又单调地设计着古墨庄的一切，有时他把自己想象成这座园林的一部分，有时他又觉得自己跟它毫无关系。无论是站在院子里仰视它，还是趴在窗台上俯视它，谢念国觉得，自己就像一个讲故事的人，在演绎着自己的角色。

有时候，他会想起那些自己在工地上夜以继日的年头，日子过得真是寡淡，就像茶室里那只钧窑的茶碗，淡青底子上一点点紫晕，差点要消失于无形。

古墨庄里的各个角落，谢念国都摆上了藏品，每一件都是他跋山涉水寻觅来的，屋内的墙上还挂了很多古今中外大师的代表作。他甚至还准备再在周围圈一百亩地，建一个茶馆和书院。书院可能也将会采用整体搬迁废弃书院的形式，不过具体要怎样做，谁也不知道，这是他的自由，也是他的权利。

六

从一楼的一间侧房扶着雕花栏杆拾阶而上，二楼就是主要展览室了。就说那一块元宝梁吧，活脱脱的戏中人物，棱角凸处淡金丝边显出好看的老颜色。他说这块元宝梁能保存到今天，并最终来到他身边，实在是历经磨难。

“这块元宝梁经历了‘破四旧’，当时梁的主人为了保留它，用糯米和石灰调成糊糊，把整个雕花板覆盖成了平面，然后再在那上面贴满各种标语，反正那年头标语是谁也不敢去撕的……”

他讲起这些道听途说来的故事时，就像自己亲身经历过。谢念国有一张黝黑的脸，显得真诚又微微古板，这几年他有些发福，伸出来的圆下巴，头发也已经稀了，跟任何人说话，都喜欢把双手背在背后。

刚把这些木器买回来的时候，每一块他都要分几次洗，因为既要去污垢，又要保护油漆，细微处他甚至用挖耳勺去掏。这样的雕花板洗完后还不能在太阳底下暴晒，得慢慢阴干。

说到自己博物馆里的上千件木器，他如数家珍。摆在进门处的是徽雕，他说本色的徽雕不上漆，也不上金，特别雅致，有浓烈的传统文人气。摆在里间的则是本土的湘南木雕，构图立意是贵族的趣味，但是做工比较粗糙，处处透露着乡间艺人的疏陋和随意，原本是贵族南逃后定居湘南的产物。不过谢念国最钟爱的，还是浙江的东阳木雕，极为精巧，精巧到看不见的角落也一丝不苟。还有广东潮州的木雕，金碧辉煌，非富即贵，那是因为海上贸易发达，受了西洋影响。

其实一开始他的收藏并不像现在这么专一，那时他觉得只要是蒙上了历史尘埃的器物就行，比如瓷器、铅笔、家具、雕花板、皮影等，什么都可以收。但是后来他逐渐领悟到了一个道理——收藏这件事，口子

开得太大，就难得精和深。而且慢慢地他发现自己对木器有种特别的热爱，尤其对湘南木雕上栩栩如生的戏剧故事情有独钟。

摆在一楼正堂的那一张明代紫檀木桌，他说，市场价已达两百多万，是他目前的藏品中最贵的一件。为了解释这个价格的合理性，他不得不跟参观者们一遍又一遍地宣讲紫檀的知识，比如紫檀无大料、十檀九空等。

没事的时候，谢念国喜欢抚摸这张桌子，用自己的眼、手、心跟它对话，他把它放在一进门最显眼的位置，但很少有参观者会在意到它。尽管“收藏热”的现象在中国已经持续了数年，但真正懂的人还是少，他觉得自己走到今天，已经不大喜欢那些年代和风格都太容易看懂的文物，就是人家说的“一眼白”，太浅白，庸庸扰扰的。

古墨庄的入口处还有只马槽，不懂的人容易忽略它，那是他在安徽灵璧淘的。它比常见的马槽要大和高出许多，四面石壁上刻有不同的图案，花鸟、草虫、房屋、人物，一看就是官家用的。第一次在一户破败的农家宅院里看到它时，他就走不动了。他蹲下来抚摸它，好像读懂了它的身世，于是他毫不迟疑地想买下这个马槽。但是主人不卖，说是祖上传的，谢念国只好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。但从那以后，他只要一有空就往灵璧跑，时间长了就跟主人混熟了，最终主人不落忍，觉得他为了个马槽一趟趟跑，太执着。

回首二十年的收藏生涯，自然也有一些难以释怀的记忆。比如很多年了，他都念念不忘一件“百鸟朝凤”的照壁。他总是觉得，“那时候要是再去弄一点钱，不让这件精美绝伦的孤品从我手上流走，就不会一直这么耿耿于怀了。”

当然，这样的遗憾还有很多。

十月中旬，有一列火车奔跑在辽阔的江浙平原上，他躺在下铺的床